

洪江市文史资料

第一辑



洪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赠阅

湖南省洪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前 言

漫步沅水河畔，登临嵩云山巅，追忆雄溪往昔，重温历史画卷。值此团结奋斗、再展宏图、虎虎生气之年，我们将采撷来的一束文史鲜花向读者诸君奉献。

征集、整理文史资料是政协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惠及后代，意义深远。它对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以及研究洪江的历史和教育后代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洪江市文史资料》第一辑，今天与大家见面，今后还将继续征集、编辑、出版。我们恳请各界当事长者、知情人士、有关人员，以“存真、求实”的态度，秉笔直书，为我们撰写文史资料的稿件，为发掘深埋在洪江这块宝地上的历史珍藏挥锄出力，让洪江这颗“湘西明珠”更加闪光耀眼。

由于我们阅历不深，水平有限，加之经验阙如，纰谬在所难免。因此，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并望海涵。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三月

1500-1500=5
2000-2500=5

目 录

1300	杨镇南起义概况	石质坚 (1)
1300	我所知道的第十区专署情况	彭国安 (4)
2000	洪江洪油业点滴回忆	黄云照 (7)
1800	刘松修先生与刘安庆油号	习清尘 (13)
2100	洪江机械碾米厂的创建、失败与发展	
	聂千昭口述 习清尘整理	(21)
3000	陈敦厚药店	夏敬君整理 (25)
1100	李弥在洪江走私一例	甘国芳 (30)
3200	一次学潮	李显贵 (32)
3400	杨汉辉与私立洪达中学	龚白忱 (38)
1100	解放前洪江雄溪女中始末	龚白忱 (44)
2100	解放前洪江新闻工作片段回忆	赵景银 (46)
2300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洪江的宣传活动	刘纯品 (50)
2500	我所知道的黔城“三、二五”事变的一些情况	甘国芳 (55)
1300	钞票湾的由来	邓文卿 夏名高整理 (60)
2100	嵩云山大兴寺片断	李显贵 (63)

杨镇南起义概况

石 质 坚

洪江解放前夕，杨镇南第二次当上了“湖南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的专员兼司令，当时我在专署搞译电工作，并跟随杨镇南一起逃跑，一同起义，因而对杨镇南的起义情况有一些了解。现回忆如下：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部队已成惊弓之鸟，时局混乱，国民党一百军路过洪江时，军长杜鼎希望杨镇南随该军进驻广西，任命杨镇南为该军的一名师长。当时杨镇南没有表态。一百军到达广西后，杜鼎又打电报给杨镇南，确定在洪江所谈之事，杨镇南回电拒绝。

在长沙和平解放之前，程潜、陈明仁已电示各专区实行和平解放湖南之计划，望各区就地起义。解放大军进入长沙时，程潜又电告杨镇南，说他即赴邵阳劝陈光中（国民党六十三师师长）起义，并要杨赴邵阳会面。程潜到邵阳后，遭到陈光中的拒绝。又因沿途秩序混乱，程潜未能来湘西，杨镇南亦未能赴邵阳会见程潜，接受起义指示，坐失良机。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正当杨镇南举棋不定的时候，解放大军兵临洪江城下，四日下午，杨镇南仓促带领专署部份职员和自卫大队一、二中队（中队长王太平、易凤岗）的官

兵，共计二百多人，枪一百余支，向会同方向逃窜。当时的那种狼狈相，真是不言而喻。我们逃跑到黄茅吃晚饭时，听到解放军的枪声，丢下饭碗就跑，连夜逃到若水。（后来知道那天晚上洪江解放）杨镇南慌慌张张地要电台报务员张宗康、机务员熊正提、译电员石质坚，及电台紧随他一起行走。我们在若水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五号）由若水逃到团河。在团河神情不定地又过了一夜。

六号由团河逃到绥宁河口。住在绥宁自卫团团长沈继福屋里。（绥宁当时属十区管辖，沈是杨的下属）在河口时，杨镇南决定“轻装”，叫所有随行的家属一律留下，由二科科长张心源负责安置。

七号由河口逃窜到麻塘溪。

八号由麻塘溪逃窜到罗洪、八面山、铁坡一带。杨镇南知道黔阳县自卫队驻在那里。在那里停留了两天，黔阳县自卫队长黄光泽、周连生来会见杨镇南。杨镇南把一挺重机枪送给了周连生，但黄、周二入没有跟杨镇南逃窜。

十号由罗洪逃回麻塘溪。

十一号由麻塘溪一直逃到靖县吴君庭的家乡，吴是杨镇南的副手、第十区保安副司令、靖县自卫团团长，在靖县有“苗王”之称。杨镇南逃到这里后，提着的心稍稍放下，便在此住了下来，粮食都由吴君庭供应。

不久，陈浴新（曾任国民党湖南省第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与杨镇南关系很好，陈离任时，曾保荐杨镇南为第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陈随程潜起义后，在湘西行署当顾问）从沅陵打电报给杨镇南，要杨镇南起义，并电嘱保证杨镇南的

生命安全。后来，陈又派人到洪江军管会联系。吴君庭见杨镇南动摇了，便立即停止了对杨镇南的一切供给。在此种情况下，杨镇南便率部起义回洪，所有武器和电台，在到达若水时，即全部向解放军缴清，所有人员一律回到了洪江，受到了洪江驻军和洪江人民的热烈欢迎。

我所知道的第十区专署情况

• 彭 国 安 •

十区专署，全称湖南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共辖会同、靖县、绥宁、通道、芷江、黔阳、怀化、晃县等八个县。虽然县级人事、经济直属于省，但专署对所属各县负有行政督察和军事指挥的大权。因为洪江地处八县之中，水陆交通便利，经济较为繁荣，又素为湘西重镇，所以专署设置于此。

专员的任用，原来比较稳定，如文益善从四二年一直干到四七年，高世愚也从四七年干到四九年春，可是从四九年三月到解放，时间不到七个月，而专员兼司令却五易其人。任期长的不过个把月，任期短的仅二十来天。四九年二月高世愚走后，开始是陈浴新，接着是陈伯豪，继而是杨镇南、夏日长，最后又是杨镇南。如此频繁调动，足见国民党在崩溃前夕那种混乱、动荡、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了。

十区专署的机构编制臃肿庞大。以四七年到四九年高世愚任专员这段时间为例，共有两科九室。第一科（或称民政科）管民政、教育，当时的科长是戴鸿志。第二科（或称财政科）管财政、建设，当时的科长是张心源。会计室管会计、出纳，会计主任是李光荣。统计室管图表绘制、物价调

查，统计主任是陈浩。视察室搞外勤、出公差，两个荐任视察，一是范季和，一是邓炳。机要室主管党、政、军特种汇报和机要文件的处理，机要秘书是蒋俊。秘书室则总管全署公文的收发、交办、审稿和印信、档案的管理，主任秘书是蒋家骥。人事室管署内的官兵职工人事，人事管理员是彭国安。在区保安司令部方面，还设有参谋、副官、军法三室，分负训练、作战、情报、通讯、后勤、保卫和军法之责。当时的参谋主任是汪正坤，中校副官是高树华，少校军法官是隰熹。在一九四八年秋，专署还根据省保安司令部的命令，把参谋室扩大为两个科。第一科科长是由原任少校参谋吴树榛升任，第二科科长是由原任人事管理员彭国安调兼。总计专署的职员、官佐共有四十余人。

由于专署只是一个省在一个地区的派设机构，故没有武装力量的设置。当时驻洪的省保安六大队虽然归专署指挥，但是临时性的。一九四九年春，专暑假“自卫”之名，自行成立了一个直属自卫大队。（开始叫集训大队）该大队共辖两个中队，人枪三百余，相当一个营的兵力。中校副官高树华兼任大队长，王太平、易凤岗分别担任一、二中队的中队长。专署的警卫就是抽调该大队第一中队的的一个分队担任的，分队长兼警卫排长是王殿功。

专署的通讯联络由省电讯局配给的一个无线电台担任。电台设在洪江土桥坑的一所寺庙里，台长是吴先春。

。在专署成立自卫大队的同时，所属各县也相继成立了自卫团或自卫营。最先成立自卫团的有靖县、绥宁和黔阳。靖县的自卫团长是吴君庭，绥宁自卫团长是龙怀麟，黔阳自卫团长是杨荣耀。为了加强对各县自卫团营的指挥，在杨镇南

任专员兼司令时，又成立了湖南省第十区自卫指挥部，杨镇南亲自兼任指挥官。并派梁威伟为参谋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洪江解放前夕，专员兼司令杨镇南率部向会靖边境逃窜，幸而迷途知返，于十一月率领全部人枪起义回洪，缴械受编，受到人民的欢迎。

洪江洪油业点滴回忆

• 黄 云 照 •

我原籍江西省新喻县。一九二九年，我十四岁时便跟随父亲来到湖南洪江谋生。经人介绍进了洪江杨恒源油号当学徒，一直到解放初，我在杨恒源油号帮工二十年整。我在这二十年里，对于洪江洪油业的情况也有所见闻。现回忆如下：

一、抗战前后的洪油业概况

洪油业起于何时？据老人回忆，大约在明末清初，但很不发达。直到清末民初时，才出现较大的油号，如江西帮的张积昌、高灿顺、庆元丰、徐复隆、恒源永（后改杨恒源、傅恒源）朱志大等。民国十年以后，又先后出现了江西帮的刘同庆、义顺和、万太和，江苏帮的吉盈丰、大昌丰等油号。

抗日战争前夕及抗战初期，是洪江洪油业极盛时代。洪油资本集中于少数几家，后来被称为八大油号的就是徐荣昌、刘同庆、庆元丰、杨恒源、恒庆德、肖恒庆、新昌、永兴隆等八家。新昌、永兴隆两家虽然没有制造洪油，但经营

桐油出口。洪油内销于江苏、淮北、上海等地，桐油外销于欧美各国。

一九三八年，淮北、上海、武汉相继沦陷，洪油经营受到极大的打击，销路阻塞，各油榨房先后停工，原来生产的洪油，还有大批积压在常德以下的德山停子口、城陵矶等地的轮船上。当时，徐荣昌、刘同庆、庆元丰、杨恒源等油号派驻汉口、上海、镇江、邵伯、樊川等地的代办人员，都在沦陷区没有撤回。这些代办人员多为各家亲信，能独当一面，有权可以自作主张。为了打开销路，内地的主子和沦陷区的庄员，时有联系，有意将存油偷运到敌占区去销售，当时敌占区正缺桐油、洪油，每桶销价比以往要高一、二倍，是牟取暴利的好时机。

据我所知，当时干这种冒险勾当并且得逞的，就有徐荣昌、庆元丰几家油号。谁料这些活动被一个叫刘炳文的泄了密。刘炳文外号叫刘老五，是庆元丰油号的侄少老板，他把上述情况向国民党伪第十区保安副司令谭自候透露了。谭是庆元丰、徐荣昌两家油号的坐上客，略知两家底细。此时，谭正愁没有财路，得此情报如获至宝，于是便通过刘炳文要挟洪江油帮，借款两万元给他发军饷。

此时的洪油帮，资金绝大部分搁在成本上面，且销路阻滞，生产停顿，一时无法凑集两万巨款。谭自候恼羞成怒，立即派人到香港、重庆大登其报，说洪油帮“运油资敌”，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

不久，国民党政府密电驻洪江的宪兵第十团，派人连夜拘押了洪江八家油号的老板，即庆元丰油号的二老板刘雪琼、徐荣昌油号的二老板徐徐松、刘同庆油号老板刘炳

煌、杨恒源油号老板杨竹秋、肖恒庆油号老板肖明贵、恒庆德油号老板肖新斋、新昌油号老板邓益华、永兴隆油号老板王泽民。一个星期后，这批人便被押送到芷江宪兵司令部受审，旋即解往重庆军法执行总监南温泉监狱，监禁关押一年多。庆元丰油号的二老板刘雪琼因年老体弱释放时死在回洪途中。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八家油号用来贿赂、疏通国民党权贵的用费总计二十多万元。为了摊派这笔费用，八家油号协商多次，终未解决。徐徐松与刘炳煌为此红脸，几乎动起武来。

这次风波未波及江苏帮的吉盈丰、大昌丰两家油号，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没有搞偷运，另一方面老板又不在洪江，又有商会会长、同乡吴克诚的关照，所以免遭此祸。

二、油号老板多是“生意精”

据我所知，洪江各油号的老板，多是“生意精”。他们都有一套经营的办法，他们可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积累资金，有的资金竟达百万。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在发家前多为高级店员。他们在老板全权委托下，久经锻炼，掌握了一套生意经。如庆元丰油号的老板刘岐山，徐荣昌油号的老板徐东甫，刘同庆油号的老板刘炳煌，发家前，都分别是高灿顺油号、徐复隆油号和肖三太布店的管事先生。

第二，他们处在“管事先生”的地位时，一方面忠心耿耿地为老板卖力，另一方面也不断地谋取资金，为今后自己

独立经营作准备。他们可以与老板分红，还可以向老板预支预借，一旦积上二、三万元资金，便独立门户，开设油号。

第三，经营灵活。他们有时邀人合伙，有时资金不够，却虚张声势，夸大产量，以便向有关钱庄活动借资，或向洪江伪银行借贷，他们有时也采取先收款、后交货的办法，以扩大自己的经营。

第四，以油号为主，兼营木材、纱布等。如徐荣昌油号还开设了荣昌祥纱布号、济春堂药材号，还在贵阳、昆明、重庆等地开设各种商号。

第五，收买少数高级店员，以便为其卖力，而对大多数店员、工人，剝扣剝削。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七和六月底是老板与职工谈生意的时间，此时，一般的店员和工人，都有被解雇的危险。

三、油号老板生活一斑

洪江的油号老板，几乎都是会享福、讲排场的，生活十分腐朽。他们每年要请春酒，利用这个机会，疏通、贿赂地方官绅，联络社会各界各业人士。春酒的排场相当讲究，真是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凡是能买到的东西，都要尽量弄来。各家油号并以此互相比阔。他们的老婆、子女，生活也是极端腐化。当时洪江人民中流传“三着好”的话，即：“徐复隆的“摆着好”，庆元丰的“穿着好”，杨恒源的“吃着好”。有人说：“走进徐复隆，就象到了金銮宝殿。”杨恒源油号的老板有个“三不离”，即补品不离、大烟不离、清蒸鸡不离。他家中四个老婆，分居四处，佣人无数，全家

的生活费用每年都是两、三万银元。庆元丰油号的三老板刘丹叔，用三千两银子在北京买了一个“议员”；刘同庆油号的两个少老板，化了四千桶洪油，在上海买了一栋西式洋楼。

四、油号老板也有苦衷

洪江的油号老板，差不多都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经常受到国民党官绅的威胁和敲诈，有时还受到土匪的拦路抢劫，再加上各油号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苦衷倒也不少。

如前所述，谭自侯利用“运油资敌”的罪名，企图敲诈二万元巨款就是一例。

一九四九年三月，黔城潘壮飞为首的土匪围攻洪江，洪油业各大老板纷纷跑到贵阳、武汉、上海等地去避难。有一位油号老板还请了国民党驻军成刚军长派人护车，行至鸡公界时，被土匪拦路抢劫，车上几十口箱内的贵重财物被扫荡一空。

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旬，洪江解放在即，驻洪江的国民党一百军军长杜鼎，在逃跑时，便向洪油业老板敲诈勒索，他见老板们躲起来了，便派武装兵丁，扣押了各家油号的管钱先生（即现在的出纳）。幸亏解放军来得及时，一百军仓皇逃跑，洪油业老板们才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

官绅、土匪的敲诈、抢劫，无疑地是对油号老板们的威胁，而各油号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的现象也极为严重，有一些“小鱼”便被“大鱼”吃掉了。甚至

有些“大鱼”也被吃掉了。如八大油号中的杨恒源油号在亏损中垮台，肖恒庆油号在竞争中破产，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五、洪油业的新生

一九四九年十月四日，洪江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颁布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扶植工商业的发展，油号老板们逐渐消除了顾虑，有些人放弃了原来的疏散财物、打算逃跑的错误想法，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国营企业的具体指导和扶植下，继续发展洪油生产。资金不够，国家银行还给予贷款，国家对他们采取加工、订货、包销的办法，又组织他们联营、联购、联销，并纳入国家计划。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签订劳资合同，实行了民主管理。后来，党和政府又组织洪油业转向，动员他们将生产资金分别投入公私合营的洪江瓷厂、洪江玻璃厂、洪江饭店、电影院、京剧院、百货公司和安江饭店等多处，所有劳资两方人员都得到妥善安排，共同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洪江的康庄大道。

張

刘松修先生与刘安庆油号

· 习 清 尘 ·

(一)

刘松修先生，江西新喻县人。其父刘蔚斋老先生，于光绪初年来洪江肖森泰药店学徒，三年后留店雇用，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深得店主器重。且又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积累下许多商业知识。加之平时克勤克俭，略有积蓄。因此在光绪三十年间与同乡合伙开协和钱庄。不久，改组成立庆丰祥布店，由蔚斋老先生任经理，主要经营花、纱、匹头。自申、汉进货，运销湘黔各地。当时兵祸连绵，匪盗猖獗，每因交通中断，货价上涨。但老先生惨淡经营，应付裕如，很少遭受意外损失，获利甚丰。一九二二年蔚斋老先生又与同族刘炳煊两人合伙，组织刘同庆油号，经营洪油，各投资贰万银元，老先生还以低息一分，附存一万元，以资周转。刘同庆油号由刘炳煊任经理。其时老先生虽仍在庆丰祥布店主事，但有关刘同庆业务，必与刘炳煊商议，共同出谋划策，适逢江、浙连年丰收，洪油供不应求，且老先生又善于经营，博得商场信任，故营业一帆风顺，逐步发展。

一九三二年，刘松修先生由原籍带着来洪。两年后，蔚斋

老先生因病在汉口逝世。先生悲恸欲绝，扶柩回乡安厝。回洪后，刘同庆油号仍由刘炳煊任经理，刘松修先生为副，通力合作，相得益彰。其经营方式有许多独特之处。叙述如下：

一、调查研究，产销对路。刘同庆油号以洪江为总号，外地设分庄，正副经理大权独揽，指挥一切。由于制造洪油涉及供、产、销三个方面。所以他们在创办之前，就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首先了解到湘黔边境各县盛产桐油、桐子，原料不成问题，除在洪江收购外，还在晃县、远口等地设立收购分庄，保证原料的供应。其次了解到江、浙两省，湖泊交错，运输多用木质小船，而当地木材又奇缺，为了延长船只以及农具的使用寿命，避免虫蚀，洪油需要量大，销路也无问题。加之洪江又是湘西商业中心，洪油的生产，历史悠久，技术力量充足，所以在供、产、销三方面，都有足够保障。此外，又择定在交通便利的托口，修建榨坊以增加生产。开业之后，为了互通行情，令各分庄三天发信一封，谓之卯信。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坐听汇报，为了掌握实情，正副经理不定期地前往各个分庄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由于当时社会秩序不好，下分庄去有时还得冒很大风险，如有一次刘炳煊在黔城附近被匪绑票，他佯称是地理先生才得以脱身。又有一次，他在铜湾被匪首陈汉章部下劫持上山，刘同庆油号以重金赎回。

二、节约开支，降低成本。要管好一个企业，必须重视经济核算，节约开支，杜绝浪费，降低成本，才能提高竞争能力，获取利润。刘同庆的正副经理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惜高薪聘请账房先生，并制订各种财经制度。诸如：1. 实行往来存欠比期挂牌，（每月中、底为比期日）所有人